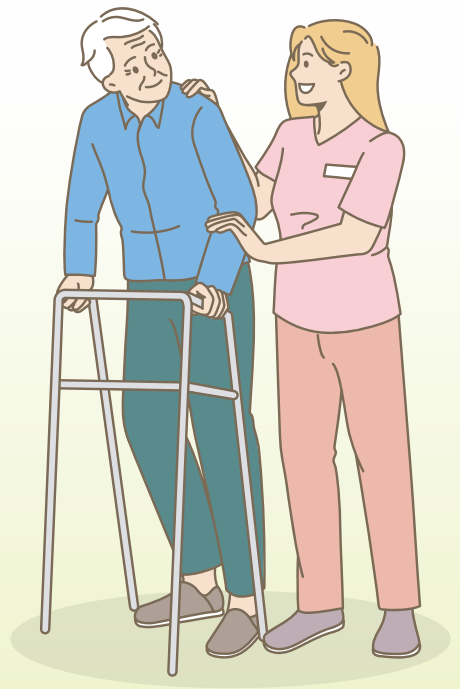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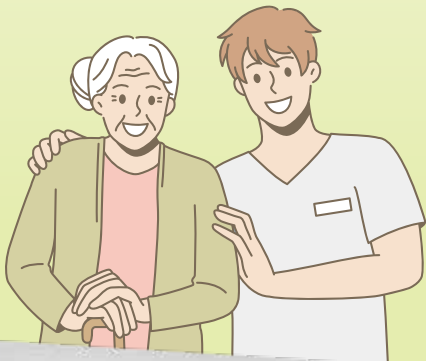
特別報導



失智友善 醫養合一

關山慈濟醫院 池上鄉多元照顧服務中心

文、攝影／陳慧芳



臺東縣池上鄉多元照顧服務中心
Taitung County Chishang Township Multiple Care Service Center

二〇二一年五月，關山慈濟醫院進駐「池上鄉多元照顧服務中心」，針對失能及失智長者，開始提供「日間照顧」、「夜間喘息」以及「二十四小時安養服務」。由花蓮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蔡欣記醫師與關山慈濟醫院長照團隊合作，以愛為理念，共同打造「醫養合一」的照護模式，為東臺灣建構失智友善社區。

「日間照顧」是指上午八點到下午四點；「夜間喘息」是下午六點到隔日上午八點；「二十四小時安養服務」，團隊取名為「池上團體家屋」，希望給住民像住在家裡一般的親切舒適感。

失智者入住團體家屋 家屬尋得喘息空間

七十歲的李先生，未婚，曾經是國中數學老師，五十五歲退休後搬到外縣市享受退休生活。去年（二〇二一）九月，同行朋友向家人透露李先生行為異常，出現疑似失智的症狀，李先生也感覺到自己變得很健忘，為了安全起見且不想為朋友添麻煩，隔月由大嫂前往宜蘭將他接回至池上老家就近照顧。

「他剛回來的那幾天會一直找不到他的房間，晚上常常沒有安全感，一直要起床關燈、鎖門。明明已經吃過藥了，又跟我說他要吃藥。反反覆覆，影響到整個家庭的作息和睡眠時間。」主要照顧者是大嫂，自己也進入了六十五歲、老年人口的年紀，家裡還有九十六歲的公公要照顧，先生也剛開完刀，雖然叔



李先生曾因失智症差點走失，住進由關山慈濟醫院長照團隊負責的池上團體家屋，有二十四小時專人照護，本人滿意，家人也放心。

嫂關係還不錯，但要面臨「一打三」，而且是一個老人照顧三個老人的壓力，讓她快要喘不過氣。

「後來朋友告訴我，『池上團體家屋』的訊息，當下我認為我們是傳統的婦女，要把小叔送去機構養老，好像是遺棄他，心裡有很大的糾結。」大嫂得知訊息的當下沒有多做回應，每週固定帶著小叔到附近的長照據點參加活動，只是去了幾次，小叔表示對唱歌跳舞沒有興趣，不想再去據點，大嫂也就順從小叔的意思，讓他白天自己待在家裡。

不料，有天李先生未告知就外出蹣跚找朋友，消失了一個小時，把大嫂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差點想要去報警。也因為這件事情讓大嫂開始思考，應該與家人商量讓專業的團隊來照顧小叔。於是，大嫂前往團體家屋了解運作模式，看了周遭環境覺得很滿意，便鼓起勇氣



把將小叔送進團體家屋的想法告訴子女，只是當下未獲得諒解，子女認為很不妥，像是要拋棄叔叔。

李先生的狀況時好時壞，後期又發生車禍住院，其他家人才漸漸體會，失智症患者真是不好照顧，於是決定聽取建議，由大嫂親自帶小叔至團體家屋看看內部環境。「這裡很好啊！」小叔的回應讓大嫂減輕不少心裡的壓力。今年一月中旬，在花蓮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蔡欣記醫師的檢查評估下，李先生住進池上多元照顧服務中心的團體家屋，由關山慈濟醫院長照團隊共同照護。

「家屋的照顧服務員也曾經照顧過我的公公，所以讓我更放心將小叔送到這裡。」大嫂說，小叔住進家屋沒多久，護理人員就觀察到小叔有攝護腺及腎臟方面的問題，很快就連結專科醫師找出疾病開藥治療，讓她對慈濟團隊更加信任，同時非常感恩醫護人員的用心與愛心，為小叔解決生活照顧的問題，自己也有了更多喘息的空間。

因失智突然喜怒無常 接受是媽媽老了的一部分

「我也是一個普通人，我要承擔家裡的經濟，卻因為要照顧失智的媽媽不能工作，只能在家啃老本，這些壓力我又說不出口……」同樣的問題發生在另一個失智症家庭裡。住在臺東縣池上鄉的賴阿嬤，八十二歲，去年七月被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由於退化速度飛快，讓同住的兒子難以接受。面對不得不接受



關山慈濟醫院長照團隊將賴阿嬤（中）轉介到池上日照中心，接受專業治療與照顧，讓主要照顧者兒子（左一）有更多的時間務農。



賴阿嬤因為失智症情緒起伏很大，古花妹主任陪伴阿嬤到另一個安靜環境，讓阿嬤轉換心情。

的現實，兒子每天借酒澆愁，也曾喝醉摔東西出氣，把所有的不滿發洩在媽媽身上。

「我的媽媽以前是一個做事很有原則，講話也非常有修養的人，但是在那個月，她的情緒起伏很大，突然變得很愛罵人，連小動物都罵，而且一直忘東忘西。」兒子說，面對媽媽反覆無常的無理取鬧，讓他感到非常排斥。雖然祖母當年也因為失智症出現過退化、健忘的情形，但從來沒想過媽媽也會失智，而且是在一個月內就嚴重退化，甚至嚴重到連他都不認得了。

媽媽因為失智而產生的情緒喜怒無常，讓兒子持續「硬碰硬」對峙了兩個月，連太太都看不下去，指責他為何要對生病的媽媽發這麼大的脾氣。直到有一天，兒子無意間看見一部影片，其中有一個片段是「一位老先生每天都到養老院看他太太，旁邊的人忍不住好奇問道，你太太早就不認得你了，為什麼你還要每天來這裡看她？老先生回答：『我認識她就好了！』」這句話讓兒子有很大的感觸。

兒子開始回想，在自己不到一歲時，父母已經離異。媽媽一手將他拉拔到大，小時候媽媽會牽著他到山上工作，只要他喊累了，媽媽二話不說放下手邊工作帶他遊玩。八歲時他生病發燒，媽媽焦急地抓起手電筒就背著他去看醫生，走在來回近十公里的石頭路上，媽媽沒有一句埋怨，回到家就只關心他「現在感覺好一點了嗎？」



花蓮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蔡欣記醫師除了支援關山慈院門診及院外特別診，也協助為失智症患者檢查評估。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於是，他開始順著媽媽的心，說話儘量和顏悅色。「媽媽想散步，我就牽著她到處走，突然鬧彆扭不想洗澡，那我就等她發完脾氣再重新放一盆熱水。」兒子說，媽媽是生命中的老師，為自己磨去以前的壞脾氣。「雖然媽媽已經不認識我了，但她還是會想要找我，就像我現在回家沒有看到她，心裡也會覺得怪怪的。」

兒子這位主要照顧者的心境轉變、接受了，但照顧的路程還很漫長。去年九月下旬，關山慈院長照團隊的拜訪，為他開啟另一扇窗。「我真的要稱讚整個慈濟團隊做事的效率，王愛倫個管師來到我們家，找我討論媽媽照護上的問題，接著幫媽媽安排掛號，讓我們到關山慈濟身心醫學科給蔡醫師看診評估完以後，前後大概十天的時間，十月分就將媽媽轉介到池上日照中心上課；在那



之後週一至週五的上午八點我會把媽媽送到這裡，下午四點我再來接她回家。」

醫療與養護結合 用愛與專業陪伴

日照中心照護的問題，就由關山慈濟醫院的長照團隊來傷腦筋，失智住民的狀況百百種，護理師及照顧服務員就見招拆招。

二月的某一天，在下午的課程上到一半，賴阿嬤突然起身，在屋裡不斷走

來走去，且嘗試轉開門鎖，口中念念有詞，看似很生氣的樣子。長照室古花妹主任見狀前往安撫，但賴阿嬤不予理會，對她惡言相向。花妹主任沒有生氣，好說歹說的花了近兩分鐘的時間，將阿嬤帶到另一個安靜的環境，阿嬤的心情就安定下來，不再生氣了，若無其事地坐在椅子上喝水，又恢復到原本的有說有笑。

古花妹說，一開始在處理失智症個案時心裡也很徬徨，只能告訴家屬：「雖然我不知道能夠幫忙多少，但是我們會

長照團隊安排多種認知促進功能活動，減緩失智症退化速度。



用心去做，把個案照顧到最好。」她也提醒所有照顧服務員，要把個案當作自己的家人看待，自然就會知道怎麼樣去照顧他們。「以前衛教病人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說『你不可以怎麼樣……』，現在跟個案說話都是好言相勸，一邊安撫情緒，一邊問『我們這樣做好不好？』」

除了學習與失智症患者相處，並藉由認知功能訓練減緩失智的退化。在藥物治療方面，古花妹主任與蔡欣記醫師兩人也不斷透過 line 聯繫，觀察個案服用藥物後的情緒反應和行為舉止，在不影響白天課程進行以及家屬夜間作息的情況下，慢慢調整出最合適的藥物劑量。

賴阿嬤的症狀從情緒亢奮、出現打人動作、到處遊走以及肢體顫抖、有幻覺產生等等，經由悉心調整，阿嬤漸漸能夠安住、坐好，情緒也比以往平順，雖然會吼叫但次數已減少，自言自語較小聲，較不會影響他人了。

感恩花蓮慈院 身心科蔡醫師的每週關山日

花蓮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蔡欣記醫師自二〇〇五年開始支援關山慈濟醫院門診，前後已超過十六年，除了支援院內門診，在慈院所承接的臺東戒治所、仁愛之家的特別診計畫中，蔡醫師也配合承擔看診業務。因此，每個星期四成了蔡醫師的「關山日」，清晨五點多出門搭火車，八點多抵達關山直接前往戒治所，接著返回醫院中午十二點準時開診，結束門診再自行搭火車至臺東仁愛



關山慈濟醫院進駐池上多元照顧服務中心，針對失能及失智長者，提供日間照顧、夜間喘息以及二十四小時安養服務。

之家。而隨著關山慈院長照業務的擴展，許多失智症個案也都轉介給蔡醫師檢查評估，因為深知照顧家屬的辛苦，因此不管在醫療或資源的提供，蔡醫師都盡力協助，包括開立殘障手冊、重大傷病卡以及相關的衛教；為家屬減輕照顧壓力，也讓他們在經濟上可以獲得補助。蔡醫師說，每每聽到家屬分享阿公阿嬤症狀已經緩解，在照顧上也比較放心，自己聽了也覺得很開心。

針對失智症治療，蔡欣記醫師建議除了藥物的輔助，參與認知促進功能活動對病人也很有幫助。像是輕度失智的阿公阿嬤適合到失智據點，退化比較明顯的個案會建議到日照中心，而針對失智患者設立的團體家屋，除了有很好的認知活動安排，在設施方面更強調安全，對於無法二十四小時陪伴的家屬來說是不錯的照顧選擇。🌱